山东大学读书会

《今日简史》的第二部分：当下的政治

开场音乐

为何推荐此书

洞察和应对我们的当下实相

本书作者赫拉利出生与1976年，2002年在牛津大学耶稣学院获得博士学位，曾专攻中世纪史和军事史，发表过《骑士时代的特殊战役（1100~1550）》（2007）、《最后经历：战场启示和现代战争文化的创生（1450~2000）》（2008）等专著，以及若干有关战争史的论文。

在经历了这些微、中观的历史学专门训练之后，赫拉利便转向了一种跨学科的世界历史研究，他从物理学、化学、生物学、人类学、生态学、政治学、文化学和心理学等跨学科的视角，对我们人类社会的来龙去脉，做出全方位的考察和预测。

作者赫拉利真心关切人类的命运，并且有充足的知识准备和理论修炼，于是，这种写作就能达到一种胜境，它的产物也就不再是那种我们所习见的历史作品，而有可能是一种对历史和人生的彻悟。

序言-1

在一个信息爆炸的世界，洞察就成了一种力量。

我的第一本书《人类简史》概述了人类的过去，审视一种几乎微不足道的猿类怎样成了地球的统治者-赫拉利在《人类简史》里的最重要论点，就是“人类依靠虚构故事的能力和想象力，凝聚了力量 创造了今天的世界”

第二本书《未来简史》则讨论了生命的远期愿景，思考人类最后可能会如何成为神，智能和意识最终又会走向怎样的命运-赫拉利在《未来简史》里展现了在科技的作用下，智人将在21世纪成为智神，以及由此对于世界可能产生的冲击和影响。

序言-2

到了这本书，我希望着眼于此时此地，重点在于当下时事，以及人类社会近期的未来 -在《今日简史》里，赫拉利提出了人类如今需要面对的诸多议题。比如：科技的颠覆和自由主义受到挑战，导致人类开始进入虚无主义的现实（比如英国脱欧和特朗普当选）。恐怖主义和核战争的威胁依旧还在，但两者性质远远不同。在这个未知和不确定的年代（50%的工作会消失，算法改变世界与行为），我们如何应对？最终会发现，他的结论和年长几十岁的凯文·凯利非常接近：保持精练，不要依靠以往的资源、经验和长辈的意见，做数字时代的游猎人。但更重要的是，认识你自己。

序言-3

现在正在发生什么事？
今天最大的挑战和选择是什么？
我们该注意什么？
我们该教给孩子们什么？
特朗普上台，意味着什么？
假新闻横行，我们能怎么办？
自由民主为何陷入危机？
上帝回来了吗？
新的世界大战即将爆发吗？
哪个文明主宰着世界，是西方、中国，还是伊斯兰？
欧洲应该向移民敞开大门吗？
民族主义能否解决不平等和气候变化的问题？
我们该如何应对恐怖主义？

序言-4

第一部分议题是关于科技将颠覆我们的工作，自由以及平等。

第二部分议题是关于我们所面临的政治挑战。

第三部分的议题将探讨我们如何看待和应对恐怖主义的威胁、战争的危险以及引发这些冲突的偏见和仇恨。

第四部分关注“后真相”的议题。

第五部分议题是思考在这个困惑的时代，我们是谁？这辈子要做什么？需要什么技能？生命的意义在今天究竟是什么？

请观看视频



导读主题:政治挑战

这也是本书的第二部分，主要包括五个章节，分别从社群，文明，民族主义，宗教和文化认同共计五个子议题展开。

社群：人类身体的价值

从社群演化的视角来洞察我们所面临的政治挑战。

2017年6月22日，脸谱网社群峰会（Communities Summit）开幕，扎克伯格在致辞中谈到这个时代的社会政治动荡（从毒品泛滥到极权主义政权暴虐无道）有相当程度是由于人类社群瓦解所致。

几百万年间，人类发展出小团体的生活方式，每个小团体不超过几十人。在这种传统的小社群中，我们和我们的身体是在一起尔不分离的。

一

在过去两个世纪，各种亲密的社群开始瓦解。于是，虽然整个地球连接得更加紧密，但每个人的生活却比过去更加孤独，许多社会和政治纷扰归根结底也都是起源于此。

在远古时代，我们的祖先们始终保持警觉、专心一意。走在森林里寻找蘑菇的时候，要注意地面是否有小小的凸起，还要注意草丛中是否发出了细微的声音，以免有蛇躲在那里。

一

在过去两个世纪，各种亲密的社群开始瓦解。于是，虽然整个地球连接得更加紧密，但每个人的生活却比过去更加孤独，许多社会和政治纷扰归根结底也都是起源于此。

在远古时代，我们的祖先们始终保持警觉、专心一意。走在森林里寻找蘑菇的时候，要注意地面是否有小小的凸起，还要注意草丛中是否发出了细微的声音，以免有蛇躲在那里。

如今，我们可以一边走在超市的走道里，一边发短信，一边在成百上千种食物中随意挑选，然后坐在某个屏幕前一边狼吞虎咽，一边收着电子邮件或看着电视，全然不会注意食物究竟味道如何。可是，一旦与身体、感官和真实环境越来越疏离，我们就会经常感觉孤单并迷失方向。

只要我们在自己的身体里感觉不自在，在这个世界上就不可能自在。

一

到了2018年，对于社群崩溃、不平等日益加剧、社会两极分化和全球理想幻灭等问题，工程师和算法似乎还完全束手无策。

今天，我们需要新型的政治家，来以真正的全球视角来思考，因为现在的人类社会已经拥有共同的文明。这个文明绝不是什么和谐的社群，而是充满了内部分歧与冲突。然而，当我们所有人都面对着共同的机会和挑战，我们却再也无法回到孤立的部落时代。

文明:世界的大同

基于文明的演化视角来洞察政治的挑战

1000年以前，地球如同政治沃土，培育着几十种不同的政治模式。在欧洲，可以看到封建领主对抗着独立城邦以及规模不大的神权政体。在伊斯兰世界有哈里发国统一四方，也试过王国、苏丹国和大公国等形式。中国历朝各代都相信自己是唯一合法的政治实体，但在北面和西面，各夷各邦争斗得不亦乐乎。印度和东南亚的政权五花八门，而在美洲、非洲和大洋洲，则从小小的狩猎采集部落到幅员辽阔的帝国都有。

一

今天，

全球接受了共同的政治模式。

地球上有近200个主权国家，也都大致认可相同的一些外交协议、一般的国际法规。不管在哪个国家的地图集里，瑞典、尼日利亚、泰国和巴西的国土形状都是固定的。它们都是联合国的成员，而且虽然实际有许多差异，但它们都是公认的主权国家，享有类似的权利与特权。这些国家还在更多的政治理念和实践上如出一辙，例如，都相信代表机构、政党、普选以及人权。不论在德黑兰、莫斯科、开普敦、新德里，还是在伦敦和巴黎，都有国会。而且不管是以色列人与巴勒斯坦人、俄罗斯人与乌克兰人，还是库尔德人与土耳其人，当要争取全球舆论支持的时候，都会同样诉诸人权、国家主权，以及国际法。

一

在前现代时期，
我们人类除了试行各种不同的政治体系，还有许许多多的经济模式。俄罗斯的波耶（Boyar）贵族、印度的大君或印第安的部落首领，对于金钱、贸易、税收和就业的想法都截然不同。在今天的后现代时期，不管你是住在刚果（金）、蒙古、新西兰，还是玻利维亚，每天的日常生活和经济财富都遵循同样的经济理论、同样的企业和银行制度、同样的资金流动。如果以色列和伊朗的财长共进午餐，他们能够用同一套经济语言来沟通，也很容易了解及同情对方的痛苦。

1000年前，
每种文化都有自己的一系列故事来解释宇宙是什么、有什么基本成分。但到今天，全球受过教育的人都相信同样一系列关于物质、能量、时间和空间的理论。

—

今天，我们面临的巨大挑战却是全球层面的：

当气候变化引发生态灾难时会怎样？
当计算机在越来越多的方面打败人类，并在越来越多的职位上取代人类，又会如何？
当生物技术让我们能够为人类升级、延长寿命，会发生什么事？

—

在这些问题上，我们必然会产生激烈的争论和冲突，但这些争论和冲突并不会让人类相互孤立，反而会让我们更加相互依赖。

虽然人类距离建成一个和谐社会还很遥远，但已经属于同一个熙攘的全球文明。

民族主义：无法解决全球化问题

今天，我们已经构建并实践了共同的文明。

可是，为什么英国、美国、俄罗斯和许多其他群体却走向孤立？

回归民族主义，是否能真正解决全球化世界面临的前所未有的问题？

一

冷战后，全球化成为无法阻挡的浪潮。人们普遍认为人类将完全抛弃民族主义政治，视之为原始的时代废墟，民族主义顶多只能吸引一些发展中国家教育落后的民众。

但是，近年来的事实证明，民族主义就算对欧洲和美国的民众也仍然深具魅力，在俄罗斯、印度和中国更是如此。

今天，各地民众开始觉得全球资本主义冷酷无情，令人感到孤立无援，再加上担心未来国家健康、教育和福利制度无以为继，于是又投入民族主义的怀抱来寻求安慰和意义。

—

我们要创造的世界，是要让所有人能够一起生存，还是要让所有人都落入黑暗？

美国的特朗普、英国的特雷莎·梅、俄罗斯的普京、印度的莫迪等人诉诸国家情感，是能够拯救世界，还是只是逃避现实，不想面对棘手的全球问题？

今天，
核战争成为我们人类自己制造的一个生存威胁。

—

除了核战争，我们人类在未来几十年还会面临一种新的生存威胁，这几乎是1964年的政治界无须考虑的：生态崩溃。

我们在许多方面破坏全球生物圈的稳定，不断地从环境中夺取越来越多的资源，排放大量的垃圾和有毒物质，并由此改变了土壤、水和大气的成分。

—

最具威胁的是气候变化。

随着全球变暖，极地冰盖融化，从地球反射回太空的阳光就会减少，于是地球会吸收更多的热量，使温度升得更高，冰盖也融得更快。一旦整个循环超过临界值，就再也无法阻挡，就算人类从此不再燃烧任何煤、石油和天然气，极地的所有冰层也将融化。

一

在未来，
当生物技术和人工智能结合之后，会让我们的身体结构、能力和心理特征完全摆脱人科动物的模式。

一些人相信未来可以将意识从有机结构中抽离，再也不受生物和物理限制，能自在悠游于网络空间。

另外，
我们也可能看到智能与意识完全脱钩，在人工智能发展之后，创造出一个由具备超高智能但完全无意识的实体支配的世界。
如果想对生命的未来做出明智抉择，我们就必须以远高于民族主义的观点，从全球甚至宇宙的观点来看待事物。

一

现在，
我们至少有三个这样的共同敌人：核战争、生态崩溃、科技颠覆。

—

但是，
如果即便面对这些共同威胁，人类仍然选择坚持对自己国家的忠诚高于一切，最后的结果可能远比1914年和1939年惨烈。

一

《欧盟宪法》指出了一条更好的道路，
它说：“欧洲各国人民虽然仍为本国的身份认同及历史而自豪，但同时决心超越过往的分歧，更紧密地联合起来，打造共同的命运。”
这并不代表要废除所有的国家身份，放弃所有的地方传统，把人类变成一样的灰色傀儡，也不代表要对所有爱国主义的表现嗤之以鼻。

一

一个人确实能够也应该同时忠于其家人、邻居、专业及国家，那么为什么不把全人类和地球也加到这个清单里？确实，如果许多对象都需要你的忠诚，冲突就难以避免，但谁说生活很简单呢？勇敢面对吧。

今天，各个国家发现自己的情况如同过去的部落：“国家”这种架构不再足以应对这个时代最重要的种种挑战。我们需要一个新的全球身份认同，才能处理这一系列前所未有的全球困境。

一

我们现在已经有了全球生态、全球经济、全球科学，只剩下政治还卡在国家层面。在层面上无法搭配，也就让政治系统无法有效地解决人类的重大问题。

想要让政治有效地发挥作用，只有两种选择：要么让生态、经济和科学的进步“去全球化”，要么让政治“全球化”。既然生态和科学进步已经不可能“去全球化”，而且让经济“去全球化”的成本极高，政治全球化也就成了唯一有效的方法。

宗教带来的政治挑战

神灵只是为国家服务

不论是现代的意识形态、科学专家，还是国家政府，都无法为人类未来提出可行的愿景。从人类宗教传统的深井里，是否能汲取出这样甜美的愿景？或许在《圣经》《古兰经》《吠陀经》的字里行间，早有答案等着我们。

—

在前现代时期，宗教要负责解决许多世俗领域的技术问题，例如农业。各种神圣历法会告诉你什么时候该播种，什么时候要收获。此外，医学也属于宗教的领域。不管你是住在古埃及，还是中世纪的欧洲，生了病可能要找巫医而不是医生，去的是寺院而不是医院。现在，医疗已经由生物学家和外科医生接手.

—

今天，
某些美国福音派牧师，就在布道词里呼吁反对环境法规，并表示如果人们不这么做就会在地狱中遭受火刑。
同时，教皇方济各却是以耶稣之名，带头否定全球变暖[正如他的第二篇教皇通谕《愿上主受赞颂》(Laudatosi)所示]。
所以，
或许到2070年，对环境议题的看法，完全取决于你是一个福音派教徒还是一个天主教徒。毋庸置疑，福音派肯定会反对设定任何碳排放上限，天主教徒则相信耶稣让我们推行环保。

一

看来，宗教对于我们这个时代的重大政策争议也派不上什么用场。

但是，今天的宗教依然握有许多政治权力，可以巩固国家身份认同，甚至点燃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线。

如果，人类希望解决而非激化21世纪的全球性问题，那么传统宗教能做的似乎不多。

虽然，许多传统宗教都宣称自己奉行的是共通价值观，且放诸四海而皆准，但无论是在朝鲜、俄罗斯、伊朗，还是以色列，传统宗教仍然只是如婢女般侍奉着现代民族主义。

于是，宗教也就更难超越国界而应对核战争、生态崩溃和科技颠覆等全球威胁。

文化认同:宽容与开放

基于文化差异带来的政治挑战

全球化大大弥补了世界各地的文化差异，同时让人们更容易遇见陌生人，于是人们难免会因为彼此的差异而产生摩擦。

今天，
有越来越多的人跨过国界，追求工作机会、安全保障，以及更美好的未来，
但是，
这同时也会挑战政治系统，以及过去人口流动不明显时所塑造的集体身份认同，他们需要决定如何面对、同化甚至驱逐这些陌生人。

目前，
对这个问题感受最深切的地方就是欧洲。欧盟成立的时候，承诺要超越法国、德国、西班牙和希腊文化之间的差异，但现在它却可能因为无法调和欧洲人与非洲、中东移民之间的文化差异而崩溃。
具有讽刺意味的是，一开始正是由于欧洲成功建立了繁荣的多元文化体系，才会吸引那么多移民前赴后继。
叙利亚人想移民到德国，而不想移民到沙特阿拉伯、伊朗、俄罗斯或日本，并不是因为德国更近或更富裕，而是因为德国在欢迎和接纳移民方面做得更好。

今天，人类学家、社会学家、历史学家、行为经济学家甚至脑科学家已经收集了大量的数据，
这些数据显示：人类的各种文化之间确实存在显著差异。

可是，我们该怎样处理这些差异呢？

文化相对主义者认为，差异并不代表有高下之别，我们也绝不应该偏爱某种文化。人类思考和做事的方式可能有所不同，但我们应该欣赏这种多元性，并认为所有信仰和行为一律平等。
不幸的是，

这种宽容的态度在现实中行不通。如果面对的是美食、诗歌，那么人类确实能够接受多元化；但如果面对的是烧死女巫、杀死婴儿或奴隶制度，大概很少有人会说这些也是人类迷人的多样性，应该受到保护，不该受到全球资本主义和可口可乐殖民主义的侵扰。

欧洲究竟能否找出中间路线，既能继续向陌生人敞开大门，又不会被价值观不同的人影响其稳定，目前还很难说。

如果欧洲能够找到这样一条道路，同样的公式就能复制到全球使用。

如果欧洲失败了，也就代表仅靠相信自由和宽容的自由主义价值观，还不足以解决世界上的文化冲突，也无法在面临核战争、生态崩溃和科技颠覆时让人类团结起来。

请观看视频


民視新聞台 HD
以色列心理學家 哈柏林
(Eran Halperin)
利用假新聞實驗，測試人們
的情緒反應
民視台灣學堂
如何面對價值衝突？

Thanks

主题讨论

请大家围绕当下面临的大变局对我们的个人，家庭和校友会的影响以及如何应对开展讨论。

谢谢大家参与！